臺大佛學研究．第三十五期
民 107 年 6 月，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頁 51-108
DOI: 10.6727/TJBS.201806_(35).0002

楊岐方會生平及禪學探究

張國一*

摘　要

楊岐方會為「楊岐宗」之開宗者，在中國禪門，名聲顯赫地位崇高。不過，現代的相關研究，有二不足：一、重要性的了解不足。是以至今尚無方會研究之專書，亦無關於他的碩、博士論文研究。但見寥寥數篇期刊論文，簡說略談而已。若干禪宗史專書，雖有相關介紹，然亦多簡說，不夠詳備、深入。二、研究者對方會歷來文獻掌握之完整性不足。這難免可能造成研究成果的侷限與偏頗，甚至可能出現錯誤。筆者對古今方會文獻進行較全面的調查，共獲得 27 種：2 種「一手文獻」、25 種「後代禪典燈史」。本文以此文獻為基礎，進行分析，希望能得到較完備、客觀的理解。方會生平，關於他出家前、出家、參學、悟道、開法、付法、圓寂時間等，我們終於可得較清晰的脈絡；其禪學思想，也約略歸納得 8 點要義。此外，本文也進行了文獻校勘的工作，發現「後代禪典燈史」中，關於方會的紀錄的若干錯誤，很有可能為根據一手文獻的改寫所致。這些資料應勘誤、簡別，避免誤用，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收穫。

關鍵詞：楊岐方會、臨濟宗、即心是佛、即物顯道、五家七宗

2017.09.08 收稿，2018.06.27 通過刊登。

* 作者係真理大學通識中心人文社會學科專任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禪，盛於唐、五代，有所謂「五家」：溈仰、臨濟、曹洞、法眼、雲門。入宋，以臨濟宗為最盛，[1] 風穴延沼（887-973）、[2] 首山省念（925-993）、汾陽善昭（947-1024）、慈明楚圓（986-1040），次第傳法演教！楚圓下出兩大士：楊岐[3] 方會（996-1049）[4]、黃龍慧南（1002-1069），開楊岐、黃龍二宗，「五家七宗」建立起來了！

方會，為楊岐宗之開宗者，其地位極為重要！[5] 不過，現代學界對他看重欠足，大略，無關於方會之專書，亦無關於他的碩、博士論文研究。期刊論文，寥寥三兩篇，簡說略談而已。若干禪宗史專書，有關於他的介紹，然亦多簡說爾，較詳備、深入的探究，尚欠足夠。

一個頗為重要的研究基礎問題——古今方會文獻共有多少？

---

1 宋初，禪門之盛者，僅臨濟、雲門而已，尤以臨濟為最盛。曹洞宗，要遲至北宋中期與南宋，才發展起來。法眼宗，僅永明延壽一法匠，後繼乏人，溈仰宗則已無傳人。參阿部肇一，《中國禪宗史》（臺北：東大，1991年），頁 747。

2 根據〈風穴寺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延沼，本名「匡沼」，後代稱「延沼」，應為入宋後，避太祖「趙匡胤」的名諱，改「匡」為「延」。可參溫玉成、楊順興，〈讀風穴寺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中原文物》1984年第 1 期（1984 年 2 月），頁 35-38、41；與溫玉成，〈碑刻資料對佛教史的幾點重要補正〉，《中原文物》1985 年特刊（1985 年 3 月），頁 206-215。

3 根據筆者所採用 27 種禪史資料，《白雲守端禪師廣錄》、《宗門統要續集》、《聯燈會要》、《五燈會元》、《釋氏稽古略》、《五燈嚴統》、《五燈全書》等 7 種資料，作「歧」，其餘 20 種作「岐」。本文依「一手文獻」《楊岐方會和尚語錄》，做「岐」。

4 方會生卒年，本文暫以 996-1049 來展示，詳後討論與註 119。

5 今中國之臨濟宗，僅存楊岐，而無黃龍，這是楊岐宗重要的另一原因。黃龍宗盛於北宋，約四、五傳，竟告衰微。方會，再傳得五祖法演，其下出圓悟克勤等「三佛」，再傳虎丘、大慧宗杲等人，興盛不已，迄於今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者的留意，亦欠足夠。[6] 楊曾文先生之《宋元禪宗史》與阿部肇一的《中國禪宗史》，對方會禪史資料，較留意做了考察，然亦分別僅採用八種、六種而已，[7] 這尚不是較完備的方會史料。

古今方會禪史資料，共有多少？此一基礎研究，不容跳過，否則，研究成果難免有侷限、偏頗，也可能出現錯誤。[8] 本文較費心做了考察，略共得 27 種，擬以此為基礎，進行一文獻分析之探究，希望藉此，能得到關於方會生平、禪學思想，一較完備、客觀之理解、解析。

貳、楊岐方會之文獻

一、方會文獻共有多少

古今方會文獻，共有多少？本文主要參考三種現代禪宗書目提要作品：會性法師之《大藏會閱》、李淼之《中國禪宗大全》，與佛光山《禪藏》之《附錄》，[9] 對他們進行地毯式之閱

---

6 如褚柏思之《中國禪宗史話》、孤峰智璨之《中印禪宗史》，介紹方會思想，無史料說明；劉果宗之《禪宗思想史概說》，僅採 3 種方會資料；杜繼文、魏道儒之《中國禪宗通史》，僅採 4 種資料；潘桂明之《中國禪宗思想歷程》、忽滑谷快天之《中國禪學思想史》，僅採 5 種資料。

7 楊曾文先生之《宋元禪宗史》，共採用《楊岐方會和尚語錄》、《楊岐方會和尚後錄》、《禪林僧寶傳》、《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古尊宿語錄》、《五燈會元》等 8 書。阿部肇一之《中國禪宗史》，則採用《林間錄》、《五燈會元》、《叢林盛事》、《釋氏稽古略》、《居士分燈錄》、《畫墁集》、《佛祖歷代通載》等 7 書。

8 如依「一手文獻」《楊岐方會和尚語錄》，方會「俗齡五十四」。然劉果宗之《禪宗想史概說》（臺北：文津，2001 年），頁 201，僅參考《嘉泰普燈錄》等 3 書，說成「壽五十八」了。

9 據筆者所見，現代出版之禪宗書目提要工具書，成績特別顯著者為以下三書：會性法師之《大藏會閱》（臺北：天華，1978-1979 年）、李淼之《中國禪宗大全》（高雄：麗文出版社，1994 年），與佛光山之《禪藏》（高雄：佛光，1994 年），分別收禪典五百五十九部、五百八十二部、六百二十三部。唐以來浩瀚之禪文獻，三書做了較為完整之全面搜查、說明、簡介。本文對楊岐方會文獻進行調查，即以此三書為基礎。現代關於禪文獻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讀、調查，共獲得收錄有方會資料之古今文獻，共三大類 27 種，可展示如下表：

表一：三類 27 種古今方會文獻

一、燈錄史傳類	建中靖國續燈錄（北宋，1101）
	林間錄（北宋，1107）
	禪林僧寶傳（北宋，1119-1125）
	宗門統要續集（南宋，1133）
	聯燈會要（南宋，1183）
	叢林盛事（南宋，1197）
	嘉泰普燈錄（南宋，1202）
	大光明藏（南宋，1216）
	五燈會元（南宋，1252）
	五家正宗贊（南宋，1254）
	佛祖歷代通載（元，1341）
	釋氏稽古略（元，1354）
	續傳燈錄（明，1371-1391）
	指月錄（明，1599）
	教外別傳（明，1631）
	居士分燈錄（明，1632）
	五燈嚴統（清，1650）
	南嶽單傳記（清，1605-1672）
	宗統編年（清，1690）
	五燈全書（清，1693）
二、語錄類	楊岐方會和尚語錄（北宋，993-1046）
	白雲守端禪師廣錄（北宋，1025-1072）
	古尊宿語錄（南宋，1131-1162）
	續古尊宿語要（南宋，1238）
	楊岐方會和尚後錄（南宋，1238 後）
	御選語錄（清，1733）
三、宗論類	禪林寶訓（南宋，1174-1189）

查研究情況，亦可參張國一，《唐代禪宗心性思想》（臺北：法鼓文化，2004 年）之「第四節，完整禪宗文獻之理解與掌握」，頁 27-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7 種文獻，《楊岐方會和尚語錄》與《白雲守端禪師廣錄》中一則資料，為關於方會之「一手文獻」，這是我們今天進行方會研究，最重要、可信的材料。其餘 25 種文獻，為「後代禪典燈史」，他們對於增補說明較完備方會生平、禪學思想面貌，還要發揮重大的貢獻。

二、方會文獻之集成與演進

方會留有珍貴「一手文獻」《楊岐方會和尚語錄》傳世！（以下或簡稱《語錄》）根據楊傑之〈題楊岐會老語錄〉，編成的時間，在「元祐三年」（1088），[10] 這是方會過世後 42 年了。

《語錄》分兩部分：《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錄》、《後住潭州雲蓋山海會寺語錄》，這是方會先後住「袁州楊岐山」、「潭州雲蓋山」，二時、二地開法，由弟子「仁勇」、「守端」所作之實錄。[11]

根據「苾芻 [12] 文政」之〈潭州雲蓋山會和尚語錄序〉，《後住潭州雲蓋山海會寺語錄》，在「皇祐二年」（1050）曾獨立出版，這是方會過世後第 4 年。[13]《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錄》呢？或者，在方會生前，亦已獨立出版了吧！？

---

[10]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大正藏》冊 47，第 1994 號，頁 646 上。

[11] 《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錄》標題下，作「江寧府保寧禪院嗣法小師仁勇編」；《後住潭州雲蓋山海會寺語錄》標題下，作「舒州白雲峯嗣法小師守端編」。參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0 上 -641 上。

[12] 苾芻，音ㄅㄧˋ ㄔㄨˊ，即「比丘」也。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 站：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KO3wv&o=e0&sec=sec1&index=1，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2 日。（以下皆同，不再重複列出網址）

[13]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5 下 -646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岐方會和尚語錄》，收方會資料共 80 則，極為珍貴！應加注意的是，其中雜入了「潭州道吾真禪師」之「語要」、「勘辨」、「偈頌」，應簡別剔除之。[14]

而後，方會得法弟子白雲守端之「一手文獻」《白雲守端禪師廣錄》中（以下或簡稱《白雲廣錄》），[15] 記有一則方會與其師楚圓的對話，或可做為守端編《後住潭州雲蓋山海會寺語錄》一則補遺，本文亦將他作為方會「一手文獻」來運用了。

而後，「後代禪典燈史」：

北宋年間，《建中靖國續燈錄》（以下或簡稱《建中錄》），在方會過世 55 年後，搜其文獻，新增 3 則資料。[16] 惠洪之《林間錄》、《禪林僧寶傳》（以下或簡稱《禪寶傳》），搜方會生平故事為主，分別再新增資料共 4 則、10 則。[17]

南宋年間，《宗門統要續集》、《古尊宿語錄》、《聯燈會要》，繼承《語錄》爾，無新資料。[18]《禪林寶訓》、《叢林盛事》，再新增方會資料，共 3 則、1 則。[19]《嘉泰普燈錄》（以下

---

14 南宋・守賾，《古尊宿語錄目錄》亦已指出這個問題了：「第十九卷，楊岐會語錄，序二首，誤安卷末道吾語之後。」（《卍續藏經》冊 119，第 1314 號，頁 195）

15 根據「太原王孜」序文，《白雲廣錄》乃守端「門弟子處凝者，編而為帙，分上、中、下」，大略，為門人寫錄關於他的一手資料。其中「頌古一百十則」，守端「自題」做於「嘉祐七年」（1062）至「治平元年」（1064），很清楚，為生前一手之作。（北宋・白雲守端，《白雲守端禪師廣錄》，《卍續藏經》冊 69，第 1352 號，頁 400 上 - 449 上）

16 《建中錄》收方會資料共 24 則，21 則出《語錄》，新增共 3 則。

17 惠洪為黃龍宗（惠南再傳）弟子，亦勤收方會資料。《林間錄》4 則資料全新；《禪寶傳》收資料共 15 則，5 則出《語錄》，新資料 10 則。

18 《宗門統要續集》搜方會資料 1 則，出《語錄》；《古尊宿語錄》，繼承《語錄》全文爾；《聯燈會要》收方會資料 23 則，全出《語錄》。

19 《禪林寶訓》、《叢林盛事》蒐方會資料 3 則、1 則，資料全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簡稱《嘉泰錄》），對匯搜方會資料，再給予了較大的看重，新增資料共 10 則。[20]《大光明藏》，則無新資料。[21]

真正較用心專志，希將「前錄收不盡」之方會文獻，做一較大規模匯搜者，為《續古尊宿語要》（以下或簡稱《續古尊要》），這在方會過世 192 年後了！[22] 新增資料共 18 條，成果頗為豐碩！[23]

一部新的方會語錄——《楊岐方會和尚後錄》（以下或簡稱《後錄》），緊接著，亦集結出現了！他選取若干前禪典資料，吸收《續古尊要》新成果，再新蒐 14 則資料，試圖展示出一冊有別於《語錄》的新方會語錄，稱之為《後錄》了！[24]

《後錄》，今被編收在《大正藏》第 47 冊 1994 經，置於《語錄》後，作：「A《楊岐方會和尚語錄》、B《楊岐方會和尚後錄》」，這樣的編收，並不恰當。

《語錄》，為方會「一手文獻」；《後錄》，則後代一篇新匯集作品，將前、後代不同文獻，編列同屬一經，並不恰當。比較好的作法，還是將兩篇作品，做獨立編收吧！[25]

---

[20] 《嘉泰錄》收方會資料 29 則，13 則出《語錄》，1 則出《建中錄》，5 則出《禪寶傳》，新增 10 則。

[21] 《大光明藏》收方會資料 10 則，全出《禪寶傳》。

[22] 《續古尊要》在《楊岐會禪師語》標題後有「前錄收不盡者」數字，此為其用心之所在也。（南宋．晦堂師明，《續古尊宿語要》，《卍續藏經》冊 118，第 1318 號，頁 939 下）

[23] 《續古尊要》收方會資料 24 則，2 則出《語錄》，1 則出《建中錄》，3 則出《嘉泰錄》，新增 18 則。

[24] 《後錄》共收方會資料 49 則，11 則出《語錄》；1 則出《建中錄》；1 則出《禪寶傳》；4 則出《嘉泰錄》；《續古尊要》18 則新資料，全加吸收；再新增資料 14 則。

[25] 《大正藏》第 47 冊 1993 經，亦將《黃龍慧南禪師語錄》（1127-1130）、《黃龍慧南禪師語錄續補》（1252 後集成）兩篇前後代作品，編列同屬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後，《五燈會元》，新增 1 則方會資料；[26]《五家正宗贊》，無新資料。[27] 南宋情況，大略如上。

元、明、清時代：

元代，《佛祖歷代通載》、《釋氏稽古略》，新增方會資料，共 1 則、2 則。[28]

明代，《續傳燈錄》、《指月錄》、《教外別傳》、《居士分燈錄》四書，除《指月錄》新增 3 則資料，餘皆無增新。[29]

清代，《五燈嚴統》、《南嶽單傳記》、《宗統編年》、《五燈全書》、《御選語錄》等五書，《宗統編年》增有新資料 9 則，[30] 餘皆無增新了。[31]

經，也有同樣的問題，應獨立編收之。

[26] 《五燈會元》收方會資料 43 則，29 則出《語錄》，1 則出《建中錄》，12 則出《嘉泰錄》，新增 1 則。

[27] 《五家正宗贊》收方會資料 7 則，4 則出《語錄》，1 則出《白雲廣錄》，2 則出《禪寶傳》，無新資料。

[28] 《佛祖歷代通載》收方會資料 10 則，9 則出《禪寶傳》，新增 1 則。《釋氏稽古略》收方會資料 7 則，3 則出《禪寶傳》，2 則出《嘉泰錄》，新增 2 則。

[29] 《指月錄》收方會資料 27 則，17 則出《語錄》，1 則出《禪寶傳》，6 則出《嘉泰錄》，新增 3 則。《續傳燈錄》，全抄自《禪寶傳》爾；《教外別傳》收方會資料 20 則，12 則出《語錄》，8 則出《嘉泰錄》，無新資料；《居士分燈錄》收方會資料 2 則，1 則出《語錄》，1 則出《續古尊要》，無新資料。

[30] 《宗統編年》收方會資料 17 則，1 則出《白雲廣錄》，3 則出《禪寶傳》，1 則出《林間錄》，1 則出《禪林寶訓》，2 則出《嘉泰錄》，新增 9 則。

[31] 《五燈嚴統》，承《五燈會元》全文爾；《南嶽單傳記》收方會資料 11 則，1 則出《語錄》，7 則出《禪寶傳》，3 則出《嘉泰錄》，無新資料；《五燈全書》收方會資料 37 則，23 則出《語錄》，13 則出《五燈會元》，1 則出《釋氏稽古略》，無新資料；《御選語錄》收方會資料 12 則，9 則出《語錄》，1 則出《白雲廣錄》，1 則出《嘉泰錄》，1 則出《指月錄》，無新資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7 種方會文獻：2 種「一手文獻」、25 種「後代禪典燈史」，其集成、演進情況，略說如上。可再展示如下簡表，以便一覽：

表二：27 種方會文獻集成、演進簡表

一、一手文獻（992-1049）		1 楊岐方會和尚語錄（北宋，993-1046）	80 則資料
		2 白雲守端禪師廣錄（北宋，1025-1072）	1 則資料
二、後代禪典燈史	（一）北宋文獻（960-1127）	3 建中靖國續燈錄（北宋，1101）	新增 3 則資料
		4 林間錄（北宋，1107）	新增 4 則資料
		5 禪林僧寶傳（北宋，1119-1125）	新增 10 則資料
	（二）南宋文獻（1127-1279）	6 宗門統要續集（南宋，1133）	無新資料
		7 古尊宿語錄（南宋，1131-1162）	無新資料
		8 聯燈會要（南宋，1183）	無新資料
		9 禪林寶訓（南宋，1174-1189）	新增 3 則資料
		10 叢林盛事（南宋，1197）	新增 1 則資料
		11 嘉泰普燈錄（南宋，1202）	新增 10 則資料
		12 大光明藏（南宋，1216）	無新資料
		13 續古尊宿語要（南宋，1238）	新增 18 則資料
		14 楊岐方會和尚後錄（南宋，1238 後）	新增 14 則資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 五燈會元（南宋，1252）	新增 1 則資料
		16 五家正宗贊（南宋，1254）	無新資料
	（三）元明清文獻（1279 以後）	17 佛祖歷代通載（元，1341）	新增 1 則資料
		18 釋氏稽古略（元，1354）	新增 2 則資料
		19 續傳燈錄（明，1371-1391）	無新資料
		20 指月錄（明，1599）	新增 3 則資料
		21 教外別傳（明，1631）	無新資料
		22 居士分燈錄（明，1632）	無新資料
		23 五燈嚴統（清，1650）	無新資料
		24 南嶽單傳記（清，1605-1672）	無新資料
		25 宗統編年（清，1690）	新增 9 則資料
		26 五燈全書（清，1693）	無新資料
		27 御選語錄（清，1733）	無新資料

本文，即擬以此為研究基礎，進行文獻分析之探究，以期對方會之生平、禪學思想，可得一較完備、客觀的理解、掌握。

參、楊岐方會之生平

以下，探究方會生平歷史，先根據「一手文獻」中相關資料，進行文獻分析，可先得到較可靠之方會信史。其次，再根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代禪典燈史」中相關資料，進行文獻分析，方會生平歷史，可再得到一補充之理解、掌握了。

一、「一手文獻」中之楊岐方會生平

首先，2 種方會「一手文獻」《語錄》、《白雲廣錄》，其中關於方會生平之資料，約共 21 則。[32] 根據他們，我們可得到方會人生約三階段之信史。

（一）出家、參學於慈明楚圓

根據文政之〈潭州雲蓋山會和尚語錄序〉，方會是「袁州宜春人（今江西宜春市）[33]」，俗姓「冷」，西遊，在「潭州瀏陽道吾山（今湖南瀏陽縣北）[34]」落髮出家。[35]

後參學於慈明楚圓，曾有一次法戰：

> 師問慈明：「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云：「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岐云：「官不容針，再借一問。」明便喝。岐云：「好喝！」明又喝，岐亦喝，明連喝兩喝，岐便禮拜。[36]

師徒互「喝」！大略，為「性在作用」禪法之展示！[37] 方會在慈

---

[32] 《語錄》中有 20 則，《白雲廣錄》中有 1 則，共 21 則。

[33]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中國歷史地名辭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 年），頁 702。

[34] 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長沙市；瀏陽，治所在今湖南瀏陽縣；潭州瀏陽，應指瀏陽，即今天湖南瀏陽縣。道吾山，在今湖南瀏陽縣北。參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中國歷史地名辭典》，頁 971、671、885。

[35]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6 上。

[36] 北宋．白雲守端，《白雲守端禪師廣錄》，頁 437 下 -438 上。

[37] 即藉舉手投足等身心作用，以顯示佛性的禪法，首創於馬祖道一，如馬祖說：「著衣吃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為，盡是法性。」（北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會下，頗能展示禪悟之機用！不過，慈明尚不肯認之，批評他：我「行」在如「荒艸」的妄思中，你則落「入」世俗「深村」中了呀！

方會參學於慈明，可信的一手故事，竟僅此一則爾！

（二）初開法於袁州楊岐山之普通禪院

方會第一期的駐錫、傳禪，地點在他家鄉（宜春）西南方，「袁州楊岐山（今江西萍鄉市）[38]」之「普通禪院」[39]。

不過，接「受」朝廷住持任命「疏」，「披法衣」，「陞座」開法的就任典禮，在楊岐山東北方之「筠州九峯山（今江西高安縣）[40]」，這是他另一處傳禪的道場吧。[41]

典禮結束，方會擬下座，忽出來一個「九峯勤和尚」，抓住方會說：「今日喜遇同參！」方會反問：「同參底事作麼生？」九峯勤說：我來「牽犁」，你去「拽[42]耙」！方會問：誰走「在前」呢？九峯勤擬議，方會推開之，說：還以為你是個「同參」，「原來不是」！[43] 初試啼聲，即展示猛烈禪風！

李遵勖，《天聖廣燈錄》，《卍續藏經》冊 135，第 1553 號，頁 326）

38 韓溥說，楊岐山在萍鄉，即今江西萍鄉市（同註 33，頁 777），「地處贛西，毗鄰湘東」。（韓溥，〈楊岐宗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古今藝文》第 29 卷第 2 期〔2003 年 2 月〕，頁 74-78）

39 「普通禪院」前身為「廣利寺」，「唐開元年間」，「神會門徒，乘廣禪師」創建之，繼有「馬祖道一門徒甄叔禪師」住持之。後方會「改廣利寺為普通禪寺」，創楊岐宗，興盛迄今。民國時，「有佛寺 65 所、院 25 所、庵 45 所，共 136 所」，文革遭毀。改革開放後，「普通禪寺」等「51 所寺庵」得修復，「現有僧尼數十名，居士數百名，信眾上萬名，佛教活動已恢復正常。」（韓溥，〈楊岐宗在佛教史上的地位〉，頁 74-78）

40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中國歷史地名辭典》，頁 909。

41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0 上。

42 音ㄓㄨㄞˋ，拖拉也。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43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0 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住在普通禪院，大略，因陋就簡，很清苦。一次冬季上堂，他說：「楊岐乍住屋壁疏，滿床皆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禪院的瓦「壁」，破蔽「疏」漏，冬季，「雪」花竟落「滿」了「床」，只能「縮」著脖子，「暗」自嘆息！過了一會兒，他又說：「翻憶古人樹下居！」[44]「古」代的修行「人」，「居」住在「樹下」，不是更辛苦嘛，還是安禪辦道吧！他頗能自我解嘲、開解。[45]

此期開法，「嗣法」弟子「仁勇」，記錄編成《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錄》，約共 24 則，即今《語錄》的第一部分。

（三）次開法於潭州雲蓋山之海會寺與過世

而後，方會再西遊，駐錫、開法於「潭州雲蓋山（今湖南長沙市）[46]」之「海會寺」。

住持任命典禮，地點在「興化寺」。[47]「府主龍圖」（潭州知府兼龍圖閣學士）[48] 將任命疏交給方會，[49] 方會請潭州「僧正」[50]，

---

44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1 上。

45 忽滑谷快天也說，此期方會「頗守枯淡家風」。（《中國禪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頁 423）楊岐山，地處贛西，毗鄰湘東，離贛、湘之大城市，比較遙遠。方會駐錫於此，能得到的重視、資源，大略，比較有限了。

46 潭州，治所今湖南長沙市。參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中國歷史地名辭典》，頁 971。

47 興化寺為就任地點，海會寺則為方會常住寺院吧。

48 龍圖，宋代龍圖閣直學士簡稱。府主，應即潭州知府。楊曾文根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57 資料，主張這位「龍圖府主」為「劉夔」。（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47）

49 宋代禪宗寺院，住持人選，多由十方叢林公推其優者，稱「十方制」。然「公推、官決、官派」，最後任命，「由官府做最終裁決。」（劉長東，《宋代佛教政策論稿》〔成都：巴蜀書社，2005 年〕，頁 179-252）方會任住持，遂有此潭州知府任命、官派之典禮、儀節了。

50 宋代，管理「僧尼帳籍、僧官補授」等事，各州設有「僧正司」，其長官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將疏文交給「表白」者[51]「宣讀」。讀畢，方會略「敷演」數語，「陞座拈香」，先祝「今上皇帝聖壽無窮」，次祝「知府龍圖、駕部[52]諸官常居祿位」，末明應報「石霜山慈明禪師法乳之恩」。而後，「白槌」師[53]擊槌，說：「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方會遂開法。[54]

法會最末，方會恭敬地說：「伏遇知府龍圖、通判、[55]駕部，洎諸官僚，請住雲蓋道場，可謂諸官願弘深廣，為國忠臣，建立法幢，上嚴帝祚！然願諸官：壽齊山岳，永佐明君，作大股肱，為佛施主。」[56]

此一任命儀式，大略，為真宗（998-1022）新制之佛門儀軌。[57]方會師弟慧南，稍早，在同安就任住持，也是這樣做

僧正、副僧正、僧判等。在溫州、杭州等佛教興盛之州，僧正上另設有「都僧正」。（劉長東，《宋代佛教政策論稿》，頁 89-90）

51 表白，法會及修法之際，於佛前申訴其願望與目的，乞請三寶照鑑，稱為表白。（參佛光大字典網站：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2 日）（以下皆同，不再重複列出網址）

52 駕部，當為駕部司，隸屬於兵部之下，大略掌車輿、牛馬廄牧之事。（顧俊，《中國文化史工具書》〔臺北：木鐸，1987 年〕，頁 23）

53 白槌，又作白椎，指打椎告事。禪林於開堂或祝國（新住持入寺之儀式）時打槌，稱白槌。白槌師先鳴槌一下，息靜群喧，次白於眾，謂：「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稱「白槌」。其次，長老說法終結時，白槌師更槌一下，說：「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稱「結槌」。白椎師，多以知法尊宿任之。（參佛光大字典網站）

54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1 上。

55 宋初，為制衡權勢過大的藩鎮，乃派朝臣，通判府州軍事，和地方主官共管政事或兵民獄訟，亦負有考察知府或知州忠貞程度的任務。

56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1 上 - 中。

57 此一儀軌，北宋臨濟宗祖師：風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陽善昭，未見有實行的紀錄。楊曾文說：最早見於省念弟子葉縣歸省、潭州神鼎洪諲語錄中；在楚圓、慧南、方會、克文語錄中也有。（《宋元禪宗史》，頁 316-317）大略，就是在省念（925-993）以後——宋真宗（998-1022）時期，新制定的儀軌。真宗為宋代最崇奉佛教的帝王，改良中央僧官選拔制度，改「次補」（派任）制，為「考試制」，令選拔較公正客觀。真宗年間，「全國大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58] 他們是新儀軌的第一批奉行者。[59]

有學者主張，這是禪門「臣服於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產物」！[60] 面對宋代對佛教的中央極權管理，[61] 方會、慧南，大略，順從以對！無論如何，六朝以來，「沙門不敬王者」的超然姿態，已不復可見了！[62]

寺院有近四萬所」，僧尼共 45 萬餘人，「此數是自唐代至元代數百年間的最高峰」。（參劉長東，《宋代佛教政策論稿》，頁 96-166；與顧吉辰，《宋代佛教史稿》〔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9-19）真宗崇奉並革新佛教，影響至鉅，新儀軌即產生於此時吧！

58 方會任雲蓋山住持，在慶曆六年（1046）；根據《禪寶傳》與《黃龍慧南禪師語錄》，約 8 年前，慧南任同安住持（1038），其就任儀軌為：宣讀任命疏、捻香、先祝「皇帝聖壽無窮」、次祝「知軍、郎中、文武寀僚，資延福壽」、次祝「國界安寧，法輪常轉」、次明己嗣「湖南慈明禪師」。而後，維那擊椎言：「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惠南遂開法。兩人開堂就任儀式，大抵相同的。

59 新儀軌，北宋．睦庵善卿《祖庭事苑》（1108）已記錄之，如說「拈香」：「今開堂長老必親拈香者，以所得之法，必有所自，所行之道，其外衛者，必藉乎王臣，俾福慧雙資，必圖報於此日，豈偶然乎？」（《卍續藏經》冊 113，第 1261 號，頁 235 上 - 下）南宋《叢林校定清規總要》（1274），正式納成禪門儀軌了，如說：「或開堂祝聖，則官員自度疏，然後指法座，（有法語）登座。先拈香祝聖，次官僚，次明法嗣，就座。如係開堂，諸山一人，或上首一人，就法座前右邊，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住持方垂語。」「如開堂，又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住持下座。」（《卍續藏經》冊 112，第 1249 號，頁 10 上 -13 下）元代《敕修百丈清規》亦繼承之，住持任命程序：先由「一位或幾位禪師」向「地方官——知州或知軍推薦」，「地方官簽發請疏（相當聘書）」，迎請，「寫請疏請他開堂」，地方僧官宣讀請疏，「禪師捻香祝聖、說法」。（參楊曾文，《宋元禪宗史》，頁 317）

60 黃鑒齋，〈論黃龍慧南〉，收入賴永海、薛正興主編，《禪學研究》第三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60-61。

61 宋代對於僧官選拔、寺院數量管控、住持任命、僧門運作方式（如受戒、住持、行遊），都有嚴明之管理、規範。「宋政府有將佛教置於國家行政控制之下的施政意圖」，「總體上是扶持的」，「又伴隨著對佛教內部事務和教內榮譽價值觀干預和改造」，「其程度超過前代」。（劉長東，《宋代佛教政策論稿》，頁 80-378）

62 《沙門不敬王者論》，為東晉僧人慧遠的作品，被收錄於《弘明集》卷 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會有政治上的交遊，曾「參」訪「駕部」；[63] 另對一位「提刑」官[64]「楊畋」[65]，頗為欣賞，說他：「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為指迷源，殺人無數！」更認同他「是我家裏人」！[66] 楊畋，為一有道居士吧！

與教界往來，亦頗多，楊岐詮、萬壽先馳、龍興孜老、武泉常老、道吾[67]等禪者，曾「馳書」或「來」訪，乃至與方會展開機鋒法戰！[68]

一日，傳來慈明遷化的消息，方會集合大眾：

> 挂真[69]舉哀，師至真前，提起坐具[70]云：「大眾會麼？」遂指真云：「我昔日行腳時，被者老和尚將一百二十斤擔子，放在我身上，如今且得天下太平！」却顧視大眾，云：「會麼？」眾無語。師搥胸云：「嗚呼哀哉，伏惟尚饗！」[71]

老師過世了，方會致「哀」的做法，竟是：「提起坐具」，面對

---

63 《語錄》說，方會曾「參駕部，歸寺上堂。」（頁 641）駕部，參註 52。

64 提刑，主管所屬各州司法、刑獄和監察，兼管農桑。（顧俊，《中國文化史工具書》，頁 40）

65 畋，音ㄊㄧㄢˊ。

66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2 上。

67 道吾，亦慈明之高弟，方會同門師兄弟也。《林間錄》說：「道吾真禪師」與「楊岐會禪師」，「俱有重名於禪林」，為慈明會中「二大士」、「龍象」。（北宋・覺範惠洪，《林間錄》，《卍續藏經》冊 148，第 1624 號，頁 625 下）

68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2 上 -643 上。

69 「挂真」，懸掛慈明的寫真畫像。「挂」，懸吊。「真」，寫真畫像。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70 「坐具」，即坐臥時，敷於地上或臥具上之長方形布，有護身、護衣、護眾人床席臥具之作用。參佛光大字典網站。

71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2 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眾」，問他們：「會麼」？事實上，明年，慈明忌日，方會再一次展示了此一奇特作風：

> 眾集，師至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劃一劃，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云：「休捏怪[72]。」師云：「首座作麼生？」首座云：「和尚休捏怪！」師云：「兔子喫牛嬭[73]。」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第二座擬議，師打一掌云：「者漆桶也亂做！」[74]

在老師畫像前，「捏拳」、「劃一劃」、畫「圓相」、「作女人拜」、作「怪」，這就是方會的致「哀」！大略，這都是「性在作用」禪法之教示吧！接生不輟，機用自由，藉此方式來敬禮恩師，比起世俗悲泣，更有意義吧。

文政〈潭州雲蓋山會和尚語錄序〉說：「百丈」懷「海」，「得」「馬」祖道一「大師」之「大機」；「黃檗」希「運」，「得」道一之「大用」；方「會」，則「兼而得」之！[75] 方會禪，具大機、大用，活潑極了，竟成為洪洲宗最優異、圓滿的弟子了。

方會終「卒於雲蓋山」，年「五十四」歲，弟子為他建立了石「塔」，「存」放其舍利。[76]

---

[72] 「捏怪」，或即作怪也。「捏」，虛構、牽強附會、構作也。《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73] 「嬭」，音ㄋㄞˇ，乳房，通「奶」。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74]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2 中。

[75]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5 下 -646 上。

[76]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6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期開法，「嗣法」弟子「守端」，記錄編成《後住潭州雲蓋山海會寺語錄》，約共 48 則，即今《語錄》的第二部分。[77]

二、「後代禪典燈史」中之楊岐方會生平

9 種「後代禪典燈史」：《林間錄》、《禪寶傳》、《禪林寶訓》、《嘉泰錄》、《續古尊要》、《佛祖歷代通載》、《釋氏稽古略》、《指月錄》、《宗統編年》中，尚有關於方會生平資料，約共 33 則，[78] 據此，我們還可對方會生平，得到重要的增補理解。

（一）出家前

《禪寶傳》增說方會出家前故事：他從小是個「警敏滑稽」，「談劇有味」的人。「及冠」，「不喜從事筆硯」，擔任徵收「商稅」辦事員，然因犯錯，「當罰」，半夜遂逃走了！[79]

（二）出家

關於方會之出家，《禪寶傳》說：方會遊「筠州九峯」山（今江西高安縣），忽覺此地乃「昔」時（過去生）「經行處」，「眷」戀「不忍」離「去」，「遂」於此「落髮為大僧」。[80]

---

77 《語錄》共 80 則：《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錄》，佔 24 則；《後住潭州雲蓋山海會寺語錄》，佔 48 則；文政〈潭州雲蓋山會和尚語錄序〉，佔 7 則；楊傑〈題楊岐會老語錄〉佔 1 則。

78 方會生平史料，在《林間錄》有 4 則、《禪寶傳》8 則、《禪林寶訓》3 則、《嘉泰錄》4 則、《續古尊要》2 則、《佛祖歷代通載》2 則、《釋氏稽古略》2 則、《指月錄》2 則、《宗統編年》6 則，共 33 則。

79 北宋・覺範惠洪，《禪林僧寶傳》，《卍續藏經》冊 137，第 1560 號，頁 552 下。

80 北宋・覺範惠洪，《禪林僧寶傳》，頁 552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一則資料，與「一手文獻」《語錄》說方會在「潭州瀏陽道吾山（今湖南瀏陽縣北）」出家，說法不同，當以《語錄》為正。

《禪寶傳》，或誤把方會受任住持所在（筠州九峯山），當作他出家的地點，並增些故事，增加他出家之神秘性了！

（三）參學於慈明楚圓

參學於慈明，故事逐漸增多起來了。

《林間錄》說：方會跟「從」在「慈明」身邊，時間很「久」，慈明開建「叢林」道場，必請方會擔任「寺主」。[81] 大略，方會很有幹才！

《禪寶傳》說：始於「慈明」初開法「南原」寺，方「會」即「輔佐之」，能「安樂」於「勤苦」。後慈明「遷道吾」山（今湖南瀏陽縣北）、[82]「石霜」山，[83] 方會皆「自請」為「監院」[84]。他必需「典」當「楮衾（被褥）[85]」，以換取「金」錢、「穀」糧，並常說些「憃語（傻話）[86]」，「拂」逆「慈明」，然「諸方」仍「以」方會「為」允「當」！[87]

---

81 北宋・覺範惠洪，《林間錄》，頁 640 上。

82 《宗統編年》說，慈明遷道吾山，在「仁宗甲子天聖二年（1024）」。（清・紀蔭，《宗統編年》，《卍續藏經》冊 147，第 1600 號，頁 291 上 - 下）

83 《宗統編年》說，慈明遷石霜山，在「壬申明道元年（1032）」。（清・紀蔭，《宗統編年》，頁 293 上）

84 監院，即總領眾僧之職稱，為一寺之監督，古稱院主、監寺，一般俗稱為當家，禪宗六知事之一，位置次於都寺。

85 「楮衾」，或即被褥。 楮，ㄔㄨˇ，紙也。衾，ㄑㄧㄣ，大被子。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86 「憃」，ㄔㄨㄥ，愚痴的。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87 北宋・覺範惠洪，《禪林僧寶傳》，頁 552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禪林寶訓》說：「慈明」「作事忽略」，方會遂「忘身事之」，惟「恐不」夠「周」善，雖「衝寒冒暑」，不曾有「惰容」。慈明初開法「南源」寺，[88] 終于「興化」禪院，[89] 共「三十」年，方會為他「總」持「綱」要、紀「律」，一直到「慈明」過「世」！[90]

《林間錄》也是說，方會事奉「慈明」，一直到他「化去」。[91] 不過，《林間錄》作者惠洪，另一部作品《禪寶傳》，卻說「慈明遷興化」禪院時，方會已經離開他了。[92]

根據一手文獻《語錄》，方會傳禪第二期，在雲蓋山海會寺，曾接獲慈明過世的消息，集眾哀悼之。這可知，方會早已離開慈明，獨立傳禪。《禪林寶訓》、《林間錄》的說法，應加修正。他們分手的時間，或就是《禪寶傳》說，慈明遷興化禪院時吧！

（四）開悟

方會在慈明會下開悟的故事，也流傳起來了！《嘉泰錄》說：

> 有一老嫗，近寺而居，人莫之測，所謂慈明婆也。[93] 明乘間，必至彼。一日，雨作，知明將往，師偵[94]之小徑。既

88 「源」，《禪寶傳》作「原」。
89 《宗統編年》說，慈明遷興化禪院，在「丁丑四年（1037）」。（清・紀蔭，《宗統編年》，頁 295 下 - 296 上）
90 南宋・淨善，《禪林寶訓》，《大正藏》冊 48，第 2022 號，頁 1032 中。
91 北宋・覺範惠洪，《林間錄》，頁 640 上。
92 北宋・覺範惠洪，《禪林僧寶傳》，頁 553 上。
93 「慈明婆」，或即慈明楚圓的母親。
94 「偵」，暗中察看、伺探。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見，遂搊[95]住云：「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於泥途拜之。起問：「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撣[96]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一日，當參，粥罷，久之，不聞撾[97]鼓。師問行者：「今日當參，何不擊鼓？」云：「和尚出未歸。」師徑往婆處，見明執爨[98]，婆煮粥。師曰：「和尚，今日當參，大眾久待，何以不歸？」明曰：「你下得一轉語，即歸；下不得，各自東西。」師以笠子蓋頭上，行數步，明大喜，遂與同歸。[99]

方會先候於「小徑」上，逼迫慈明為他「說」法，慈明「語未卒」，方會忽「大悟」！不過，慈明「呵」說：「未在」！並不首肯。另「一日」，在慈明婆處，方會「以笠子蓋頭上，行數步」，大略，展示「性在作用」禪悟，[100]慈明「大喜」，認可他悟道了！

這一年，根據《宗統編年》，是「癸酉二年」（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101]連開悟的年代，都很清楚了！

《嘉泰錄》說：此後，慈明若晚歸，方會必「擊鼓集眾」，慈明匆匆趕回，怒言：很「少」有禪宗「叢林」夜間「陞座」開

---

95 「搊」，ㄔㄡ，攙扶。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96 「撣」，ㄉㄢˇ，下垂的樣子。或為「躲」之誤寫。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97 「撾」，ㄓㄨㄚ，鞭打、敲擊。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98 「爨」，ㄘㄨㄢˋ，爐灶。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99 南宋．雷庵正，《嘉泰普燈錄》，《卍續藏經》冊 137，第 1559 號，頁 68 下 -69 上。

100 「性在作用」，參註 37。

101 清．紀蔭，《宗統編年》，頁 293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豈有「此」一「規繩」律則呢？方會說：師祖「汾陽」善昭，必有「晚參」，豈不算「規繩」律則？後來禪門在「三八念誦」後，[102] 仍需施行小參，「原」由即出於「此」呢！[103]

（五）第一期開法楊岐山

而後，方會離開慈明，獨立傳禪，《林間錄》、《禪寶傳》都說，他先到「九峯」山，再到「楊岐」山住持的。當時有個「九峯長老勤公」，質疑方會：「會監寺，亦能禪乎？」[104] 以為他不堪住持之任，「萬一受之，恐失州郡之望。」[105]

根據一手文獻《語錄》，方會第一期傳禪於楊岐山普通禪院，住持任命典禮，在九峯山舉辦，典禮後，確曾與一位勤和尚鬥法！《林間錄》、《禪寶傳》，根據《語錄》故事，略作改寫吧！

住楊岐山，《禪林寶訓》說：

> 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冬莫，雪霰滿床，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106]，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腳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閒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

[102] 三八念誦，指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等三日，禪家於佛殿之念誦。
[103] 這則故事，原被記載在《禪寶傳》卷 28，然不明是悟前或悟後的故事，《嘉泰錄》卷 3，把他作為悟後的故事來展示了。
[104] 北宋．覺範惠洪，《禪林僧寶傳》，頁 553 上。
[105] 北宋．覺範惠洪，《林間錄》，頁 640 上。
[106] 佛教之世界觀，以人間世界有成、住、壞、空四大劫，各大劫由二十中劫所成。依小乘之說，住劫二十中劫之第一劫，人積惡業之故，人壽每百年減一歲，由八萬歲減至十歲，稱為減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107]

這則故事，「上堂」內容，完全抄自《語錄》（詳上）。「衲子」希「修」陋寺，方會「不從」新故事呢？或者，根據《語錄》舊說，《禪林寶訓》，新造添加起來了吧。

（六）第二期開法雲蓋山

傳禪第二期，方會遷住雲蓋山，時間呢？《禪寶傳》說，在「慶歷六年」（1046），《佛祖歷代通載》、《宗統編年》，都繼承此一說法。[108]

此期，得一重要弟子白雲守端。《林間錄》說：

白雲端禪師，有逸氣，少游湘中。時會禪師，新自楊岐來居雲盖，一見，心奇之。與語每終夕，會忽問曰：「上人落髮師為誰？」對曰：「茶陵郁和尚。」會曰：「吾聞其過溪有省，作偈甚奇，能記之否？」端即誦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會大笑而去！端愕然，左右視，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109]，會曰：「汝見昨日作夜狐者乎？」對曰：「見之。」會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因大悟於言下。[110]

[107] 南宋．淨善，《禪林寶訓》，頁 1018 下。
[108] 參《禪寶傳》卷 28（《卍續藏經》冊 137，第 1560 號，頁 553 下）、《佛祖歷代通載》卷 18（《大正藏》冊 49，第 2036 號，頁 664 中），與《宗統編年》卷 20（《卍續藏經》冊 147，第 1600 號，頁 297 上）。
[109] 「歲旦」，應即農曆一月一日。
[110] 北宋．覺範惠洪，《林間錄》，頁 586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守端，依著名「茶陵郁和尚」出家，大略是個拘謹、謹慎的人。方會嘲笑他，比起除夕「夜」間，扮鬼「狐」被追趕者，[111] 尚遜「一籌」，守端「大駭」！方會說：他喜「愛人笑」，你卻「怕人笑」呀，守端竟「因」而「大悟」！

《禪寶傳》說，方會遂「以臨濟正脉付守端」了！[112]

《宗統編年》說：這是「甲申四年」的事（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方會尚在「楊岐」山；「雲蓋山」期（1046 後）悟道弟子為保寧「仁勇」，時間在「己丑皇祐元年」（宋仁宗，1049）。[113]

不過，根據一手文獻《語錄》，仁勇為方會第一期傳禪楊岐山之弟子，守端為第二期傳禪雲蓋山之弟子（詳上），《宗統編年》恰巧說顛倒了！

《宗統編年》之說，為錯誤的吧！或者，他的原意，想說：仁勇，在楊岐山期「甲申四年」悟道（1044）；守端，在雲蓋山期「己丑皇祐元年」悟道（1049），卻不小心筆誤錯置了呢！

（七）過世

根據一手文獻《語錄》，方會五十四歲，過世於雲蓋山，建有石塔。

《佛祖歷代通載》說，圓「寂」的時間，在「丙戌」年（慶

[111] 楊曾文說：「當地民間風俗，在新年到來之際舉行驅逐疫鬼的賽會，有人化裝成鬼狐被人追趕。」（《宋元禪宗史》，頁 354）
[112] 北宋・覺範惠洪，《禪林僧寶傳》，頁 553 下。
[113] 清・紀蔭，《宗統編年》，頁 297 上 -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六年，1046），[114] 即遷雲蓋山的同一年。《釋氏稽古略》繼承此一說法，並增說：3 年後，「皇祐元年」（1049），「建塔于本山」，[115] 造塔的時間也清楚了！

不過，《指月錄》說，方會是在「皇祐元年示寂」的（1049），[116]《宗統編年》亦繼承此一說法。[117]

方會過世的時間，有兩種說法了，孰為正確？在欠缺一手文獻可供考訂的情況下，暫存兩說，以待來者可做更精確的考察。

方會可能留有寫真畫像，根據《續古尊要》〈自贊〉詩：「口似乞兒席袋，鼻似園頭屎杓，勞君神筆寫成，一任天下卜度。」[118] 這或是題寫在自己寫真畫像上的一首詩，「口似」「席袋」，「鼻似」「屎杓」，方會的長相，為大口、大鼻那個樣子吧！

三、楊岐方會生平簡表

以下，綜合「一手文獻」與「後代禪典燈史」資料，將方會生平歷史做一較完整之展示，略可以下表展示之：

[114]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頁 664 中。
[115] 元・寶洲岸公，《釋氏稽古略》，《大正藏》冊 49，第 2037 號，頁 867 上。
[116] 明・瞿汝稷，《指月錄》，《卍續藏經》冊 143，第 1578 號，頁 567 下。
[117] 清・紀蔭，《宗統編年》，頁 297 下 298 上。
[118] 南宋・晦堂師明，《續古尊宿語要》，頁 942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三：楊岐方會生平簡表（996-1049）[119]

人生階段	大事記	年紀	年代	文獻出處
1. 出生	袁州宜春人（今江西宜春市），俗姓冷。	1 歲	996	《語錄》、《佛祖歷代通載》
2. 出家前	自幼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任商稅辦事員，犯錯當罰，半夜逃走。			《禪寶傳》
3. 出家	於潭州瀏陽道吾山（今湖南瀏陽縣北）出家。			《語錄》
4. 參學	參學於慈明楚圓。			《語錄》
	慈明初開法於南原寺，方會佐之，安樂勤苦，任寺主。			《林間錄》、《禪寶傳》
	仁宗甲子天聖二年，慈明遷道吾山（今湖南瀏陽縣北），方會自請為監院。	29 歲	1024	《禪寶傳》、《宗統編年》
	壬申明道元年，慈明遷石霜山，方會亦為監院。	37 歲	1032	
5. 開悟	於慈明婆處，方會以笠子蓋頭上，行數步，慈明大喜，認可他悟道了！	38 歲	1033	《嘉泰錄》、《宗統編年》
6. 離開慈明	慈明遷興化禪院，方會離開他，獨立傳禪。			《禪寶傳》
7. 第一期開法楊岐山	在筠州九峯山（今江西高安縣），受住持任命，遇「九峯勤和尚」，而後開法於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生活清苦。			《語錄》
	嗣法弟子仁勇，記錄編成《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錄》。			《語錄》

[119] 方會生卒年，有兩說：根據《佛祖歷代通載》，方會生卒年應為 993-1046；根據《指月錄》，方會生卒年則為 996-1049。然另據《宗統編年》，或主張：方會在雲蓋山期，得法子守端，他在「己丑皇祐元年」悟道（1049）。那麼，方會應活到了「皇祐元年」（1049）。《指月錄》的說法，較可吻合，故暫採其說，以方會生卒年為 996-10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8. 第二期開法雲蓋山	慶歷六年，在興化寺受住持任命，而後開法於潭州雲蓋山海會寺，政界、教界，交遊頗廣。	51 歲	1046	《語錄》、《禪寶傳》、《佛祖歷代通載》、《宗統編年》
	慈明過世，方會提起坐具，搞怪，向老師致哀！			《語錄》
	法子守端在己丑皇祐元年悟道。	54 歲	1049	《宗統編年》
9. 過世	皇祐元年，卒於雲蓋山，年五十四，弟子造石塔，存放其舍利。	54 歲	1049	《語錄》、《指月錄》
	留有大口、大鼻寫真畫像一張。			《續古尊要》
	嗣法弟子守端，記錄編成《後住潭州雲蓋山海會寺語錄》。			《語錄》

肆、楊岐方會之禪學思想

以下，探究方會禪學思想，[120] 先根據「一手文獻」《語錄》中相關資料，進行文獻分析，可得到關於楊岐禪學，較可信賴之理解、掌握。其次，再根據 6 種「後代禪典燈史」相關資料，進行分析、探究，楊岐禪，可再得到一個增補的理解、掌握了。

一、「一手文獻」中之楊岐禪學思想

「一手文獻」《語錄》中，與方會禪學相關之資料，約共 70 則，[121] 根據此，可知楊岐禪學，略具以下幾點內涵。

---

[120] 方會禪學思想，為對方會自悟、接生一切相關言說、實踐、教學施為之總稱。大略，包含其禪悟理論（如他說「心法雙忘空性」與「即心是佛」如來藏理）、指示佛道的方（禪）法（如他藉「舉手投足」、「物」、「矛盾語」、「無義語」指示佛道），與教學特色禪風（如他不重「直說」，特別看重「破執顯道」）等相關內涵。

[121] 方會之「一手文獻」《語錄》、《白雲廣錄》，約共 81 則資料。與生平相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不重「直說」的禪風

根據《語錄》中，約共 70 則資料，可知方會傳禪，略分三種型式：（1）極簡略說理，相關資料約共 37 則；[122]（2）機鋒棒喝，相關資料約共 28 則；[123]（3）要求學人自說悟境並勘驗之，相關資料約共 5 則。[124]

這可見，方會不看重惠能或師祖汾陽善昭，那樣明說、詳說禪理的「直說」方便。[125]

方會說：

> 若據祖宗令下，祖佛潛蹤，天下黯黑，豈容諸人在者裏立地？更待山僧開兩片皮？[126]

者，約共 21 則；其餘與禪學思想相關者，約共 60 則。然 21 則生平資料中，約有 10 則，亦具禪理內涵，一併列計之，與思想相關之資料，共 70 則。

[122] 僅舉一例，如《語錄》卷 1：「上堂：楊岐一言，隨方就圓，若也擬議，十萬八千，下座。」（頁 640 中）

[123] 僅舉一例，如《語錄》卷 1：「師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僧云：兩重公案。師云：謝上座答話，僧便喝。師云：那裏學得者虛頭來？僧云：明眼尊宿難謾。師云：與麼則楊岐隨上座去也，僧擬議。師云：念爾鄉人在此，放爾三十棒！」（頁 642 下）

[124] 僅舉一例，如《語錄》卷 1：「爾道金不博金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踏跳看！如無，山僧今日失利。」（頁 641 中）

[125] 明說、詳說禪理，一般稱為「直說」之方便。如印順法師說：「惠能當時的問答機緣，也還是重在說明——『直說』的。」（印順，《中國禪宗史》〔臺北：正聞，1992 年〕，頁 327）惠能傳禪，直說、明說「定慧一體」、「一行三昧」、「無念、無相、無住」、「摩訶般若波羅密」、「自性起用」等禪悟法理的。（敦煌本《壇經》，《大正藏》冊 48，第 2007 號）方會師祖汾陽善昭，也是明說、詳說禪理的，如說「空體起用」：「眼耳鼻舌身兼意，六用皆同一法智，百千巧妙應機緣，物物俱圓離塵翳。眼色空耳聲離，香味觸法俱無滯，和融自在號圓通。這箇圓通絕真偽，要分明須審細，六道神光常不閉，心隨萬境境唯心。心境元空總周備，重重帝網六門開，鏡象圓真明一切。」（北宋・善昭，《汾陽無德禪師語錄》（以下或簡稱《汾陽語錄》），《大正藏》冊 47，第 1992 號，頁 625 下）

[126]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1 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根「據」禪門「祖」師之律「令」，悟道，破「祖佛」、「天下」等一切法執，深契無分別之般若法性！這是不可言說之理境，「豈容」大眾「立」於此「地」，等「待」我動「兩片」嘴「皮」，為你們說法呢！

般若、佛性、道法，本不可說！那麼，佛陀、古來許多祖師，何故「直說」許多佛理？方會說：

> 釋迦老子說夢，三世諸佛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127]

又：

> 達磨縱有真消息，也落諸人第二機。[128]

又：

> 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129]

「釋迦老子」、「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達磨」，雖「說」「道」佛理，也只是方便說法，如「夢」如幻，不可執實，否則落入「第二機」中了！

「直說」，詳闡義理，講成了「文字禪」（如汾陽善昭那樣），[130]，可為引導學人悟道一種方便。只是，一般人，難免執文失禪，方會，並不欣賞這樣的禪法吧！

---

[127]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0 下。
[128]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1 下。
[129]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1 中。
[130] 方會師祖汾陽善昭，特重「直說」，乃至創造三部「禪悟教課書」：「頌古」101 則、「代別——自問自答」98 則、「代別——古公案代答、別答」111 則。其中，有故事、有問題、有解說、有答案，內容完善，令學人閱讀、思維、修學之，以啟悟，創造出一種「文字禪」新禪風了。這樣的新方便，對文人儒士，乃至（識字的）一般人而言，極容易接受的，北宋以來，成為中國最盛大的禪法主流之一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也講說禪理的，但是，為極簡略之說理，否則，便是機鋒棒喝！這是楊岐宗門的特色。

（二）說「即心是佛」的如來藏禪

方會有直示「即心是佛」的如來藏禪方便，如說：

> 上堂，拍禪床一下云：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131]

又：

> 師云：若是最上上乘，千聖側立，佛祖潛蹤，何故如此？為諸人盡同古佛。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大家散去。[132]

即「心是佛」，「諸人盡同古佛」，這是很清晰的如來藏理宣說！達摩以來，惠能、馬祖道一、臨濟義玄，乃至方會的師祖汾陽善昭，都有此一禪風！[133]

不過，一般人的心，為執實的妄心，何故即「是佛」？《楞伽經》說：

> 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令離不實我見妄想，入三解脫門境界，悕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如來、

[131]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0 下。
[132]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1 上。
[133] 如達摩說：「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卷上，《卍續藏經》冊 110，第 1217 號，頁 807 上）。惠能說：「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姓（性）。」（敦煌本《壇經》，頁 340 下）馬祖說：「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北宋・道原，《景德傳燈錄》，《大正藏》冊 51，第 2076 號，頁 440 中）善昭說：「一切眾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當空，只為淨（按，應為浮）雲遮障不得顯現。」（《汾陽語錄》卷上，頁 600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應供、等正覺，作如是說如來之藏。若不如是，則同外道所說之我。[134]

《究竟一乘寶性論》說：

> 以有怯弱心、輕慢諸眾生、執著虛妄法、謗真如實性、計身有神我，為令如是等，遠離五種過，故說有佛性。[135]

這是一種方便權說，為了那些「計」著有「我」的「外道」，以及「有怯弱心、輕慢諸眾生、執著虛妄法、謗真如實性、計身有神我」的修道者，對他說「即心是佛」，他比較容易接受的！

但，終究還是要「令」他破除「我見」、「妄想」，以達致空、無相、無願之「三解脫門」，悟道，契般若法性了！

方會說「即心是佛」，也出於此一考量吧，否則，如「同外道」在宣揚一個神「我」思想了呢！

（三）說「破執顯道」

方會亦看重簡說「破執顯道」之理！[136] 說「即心是佛」，為方便接引，逐漸深入，要教導他即心「破執」，才說佛道，又要破佛道了。如說：

> 凡聖不存，佛祖何立！大眾，清平世界，不許人攙奪行市[137]。[138]

---

[134]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2，《大正藏》冊 16，第 670 號，頁 489 中。

[135] 引文自中村瑞隆〈如來藏的體系〉，參高崎直道等著，《如來藏思想》（臺北縣中和市：華宇，1986 年），頁 119。

[136] 相關論述，約共 8 則，僅舉 4 則為例。

[137] 「攙奪行市」，或可指強立思想、想法。「攙奪」，爭奪也。「行市」，有兩義，指價格，或指意思、想法。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138]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1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又：

> 師云：若是最上上乘，千聖側立，佛祖潛蹤。[139]

又：

> 上堂：坐斷乾坤，天地黯黑；放過一著，雨順風調。[140]

又：

> 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141]

如何契證「最上上乘」、「雨順風調」之佛道、「清平世界」？必須將「凡聖」、「佛祖」、「千聖」、「乾坤」、「攙奪（爭奪）」心、任何「一著」執念，都「坐斷」、「放過（下）」、打「死」，令「不存」、「潛蹤」！

這是即我、法、一切法，破其實執的強調，破一切法執，才是「最上上乘」之佛道境界！大略，證入我空、法空、一切法空深徹的悟道境地了！

佛道為何？方會欠明說，然破執盡淨，即證一切法空。古如來藏學，亦以此為真實理地的，如《涅槃經》說：

> 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智慧，所言空者，不見空與不空。[142]

《勝鬘經》說：

---

[139]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1 上。
[140]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0 下。
[141]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0 下。
[142] 引文自印順法師，《如來藏之研究》（臺北：正聞，1986 年），頁 2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尊，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143]

《楞伽經》：

為離外道見故，當依無我如來之藏。[144]

「如來藏」、「佛性」，其真義，實「無我」、「脫」「離」「一切煩惱」的「智慧」、「空如來藏」，亦即「第一義空」！

方會禪，大略，也是對古如來藏學的一種繼承、發揮！不過，這是不重說理（像達摩、惠能那樣）[145] 而特重「破執」的如來藏禪！實踐重於究理，他引導學人，有此一教學策略的偏重。

（四）即「舉手投足」顯道

佛道，方會不重說示，往往藉「舉手投足」來展示，[146] 如：

上堂，楊岐一句，急著眼覷，長連床上，拈匙把箸，下座。[147]

又：

上堂，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

[143] 同上註，頁 176。
[144] 同上註，頁 238。
[145] 如達摩之《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說「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又詳闡「隨緣行」、「無所求」、「稱法行」等空理，乃為一完備、詳細的如來藏學作品。（《卍續藏經》冊 110，第 1217 號）。惠能說：「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姓（性）」，又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無念、無住、無相」等空理，也是一種完備、詳細的如來藏理解說。（敦煌本《壇經》，《大正藏》冊 48，第 2007 號）
[146] 《語錄》中，這樣的資料，約共 15 則，這是他展示道法，最常採用的方便，以下略舉 4 則為例。
[147]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0 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者裏。[148]

又：

> 慈明遷化，僧馳書至，師集眾拄真舉哀，師至真前，提起坐具，云：「大眾會麼？」[149]

又：

> 慈明忌，晨設齋，眾集，師至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劃一劃，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150]

「楊岐一句」如何理解？「彌勒」、「釋迦」、「文殊」、「普賢」在哪裡？就在「拈匙」、「把箸」、「舉步」、「提起坐具」、「兩手捏拳」、「劃一劃」、「打一圓相」、「作女人拜」這些「動用」之中！

這是「性在作用」禪法之展示！馬祖道一創此禪法，[151] 臨濟義玄光大之；[152] 北宋臨濟宗門：風穴延沼、[153] 首山省念、[154] 汾陽善昭，[155] 都有此一禪風，方會將一脈（洪州）臨濟禪繼承起來了！

---

[148]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1 下。
[149]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2 中。
[150]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2 中。
[151] 馬祖所謂：「著衣吃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為，盡是法性。」參北宋．李遵勗，《天聖廣燈錄》，頁 326。
[152] 如《天聖廣燈錄》說：「師為黃檗馳書去溈山，仰山作知客，接得書便問：者箇是黃檗底，那箇是上座底？師便掌。」（頁 343）
[153] 如風穴說：「要識老僧麼？左邊拍一拍云：者裡即是老僧。」（北宋．李遵勗，《天聖廣燈錄》，頁 736 下）
[154] 如《天聖廣燈錄》卷 16：「又問：臨行一句，請師指示，師以手撫背一下。」（頁 743 上）
[155] 如《汾陽語錄》卷上：「晚參，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剖拆。師云：摩訶衍法，皆從此出，打禪床一下。」（頁 606 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何故藉「舉手投足」等身心「作用」，可指示佛「性」？大略，悟道者破執盡淨，契「第一義空」——「佛性」，並非沉空滯寂，有自由、無執身心之功能作用！[156] 學人想知道什麼是「佛性」嗎？一舉手、一投足，就是這個！馬祖所謂：「著衣吃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為，盡是法性！」[157] 方會亦稱為「立處即真」了！[158]

這是藉「用」指「性」，或即「用」即「性」的禪法，純然是「身教」，為最深徹、究竟的直指！只是，對未悟的學人來說，實在是神秘極了。

（五）「即物指道」

方會還有「即物指道」的禪風，[159] 如說：

> 師乃云：「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160]

又：

> 師拈起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161]

---

[156] 惠能稱此為「自性起用」，如說：「用油（由）何等？油（由）自性！……自性起用三十六對，共人言語，出外於（相）離相，入內於空離空。」「姓（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敦煌本《壇經》，頁 338 下 -343 中）

[157] 北宋．李遵勗，《天聖廣燈錄》，頁 326。

[158] 方會說：「繁興大用，舉步全真，既立名，真非離真而立，立處即真！者裏須會，當處發生，隨處解脫，此喚作鬧市裏上竿子。」（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1 中）

[159] 相關資料，約共 10 則，僅舉 4 則為例。

[160]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0 中。

[161]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0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又：

> 歲旦上堂，僧問：「舊歲已隨殘臘去，今日新春事若何？」師云：「鉢盂裏滿盛。」[162]

又：

> 上堂：「一塵纔舉，大地全收。」拈起拄杖，云：「如今舉也。」[163]

「大師子吼」、「摩訶大般若」、「一切」佛法，就在這「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拄杖」、「鉢盂」、「一塵」之中！

這是「即物指道」的禪法！石頭宗（希遷）尤為特重；[164] 臨濟宗門：義玄、[165] 風穴、[166] 省念、[167] 善昭，[168] 都有此一禪法，方會再繼承、發揚起來了。

何故「即物」可以指示「佛道」？悟道者，即一切緣起法，破一切法執，契「緣起性空」深義。這時，他隨拈一物——「緣起」法，以展示「性空」深理，無不可的。

---

[162]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1 中。
[163]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1 中。
[164] 石頭希遷「即物指道」，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去。」（五代・靜、筠二僧，《祖堂集》，《高麗藏》冊 45，頁 258 上）
[165] 義玄「即物指道」，如：「指露柱問：是凡是聖？」（北宋・李遵勗，《天聖廣燈錄》，頁 344）
[166] 風穴「即物指道」，如：「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北宋・道原，《景德傳燈錄》，頁 303 下）
[167] 首山「即物指道」，如：「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北宋・道原，《景德傳燈錄》，頁 304 下）
[168] 善昭「即物指道」，如：「上堂，拈拄杖云：三世諸佛，總在這裏，看看見爾勿孔竅，總入拄杖裏。」（北宋・善昭，《汾陽無德禪師語錄》，頁 604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六）藉「矛盾語」、「無義語」顯道

方會還有藉「矛盾語」、「無義語」顯道的禪風，如：

> 上堂：「踏著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爇[169]，參！」[170]

又：

> 師問僧：「楊岐路僻，高步何來。」僧云：「和尚幸是大人。」師云：「嗄」。[171]

「須彌」山上無水，卻「浪滔天」；「大洋海底」無火，卻「遭火爇（焚燒）」，這是說「矛盾語」。「嗄」，這是無義語。

藉「矛盾語」、「無義語」顯道，這是雲門文偃開創的禪法。[172] 臨濟宗門：風穴、[173] 善昭，[174] 都有這樣的禪法。方會也運用起來了！

何故藉「矛盾語」、「無義語」，可展示「佛道」？理略同上，悟道者，深契「緣起性空」理，任舉一「緣起」法——「矛盾語」、「無義語」，以指示「空性」，無不可的。

---

169 「爇」，ㄖㄨㄛˋ，焚燒。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170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2 上。

171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2 下。

172 雲門藉「矛盾語」顯道，如：「問：背楚投吳時如何？師云：面南看北斗。」藉「無義語」顯道，如：「進云：如何是默時說？師云：嗄！」（南宋．守賾，《古尊宿語錄》，《卍續藏經》冊 118，第 1315 號，頁 168-172）。

173 風穴藉「矛盾語」顯道，如：「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景德傳燈錄》卷 13，頁 303 中） 藉「一字語」顯道，如：「問：啐啄同時時如何？師云：響。」（《天聖廣燈錄》卷上，頁 737 中）

174 善昭藉「一字語」顯道，如：「問：照後如何？師云：點。」（《汾陽語錄》卷上，頁 604 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且，說「矛盾語」、「無義語」，可阻斷學人的思維、擬議（方會也曾「打一掌」，破學人「擬議」）[175]，可能引發悟道的！[176] 方會，或也有此一考量吧！

（七）悟後尚有習氣

方會曾極簡略提及，悟後，尚有習氣在：

> 上堂：坐斷乾坤，天地黯黑；放過一著，雨順風調！然雖如是，俗氣未除在。[177]

「坐斷」、「放過」「乾坤」、「天地」等每「一著」我法執，悟道證空，達「雨順風調」境地！此時，「俗氣」（習氣）尚在，還「未」消「除」呢！

說悟後尚有「俗氣」，尚賴消磨對治，惠能以下，神會、溈仰宗、法眼文益有此說，一般祖師少說示此理。神會說：

> 夫學道者，須頓見佛性，漸修因緣。[178]

溈山說：

> 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

[175] 如：「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第二座擬議，師打一掌，云：者漆桶也亂做。」（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2 中）

[176] 說矛盾語、無義語，或喝、打的禪法，可阻斷學人思維、擬議心，有助引發悟道。如印順法師說：「老師對弟子，喝幾聲，打幾下，沒有什麼稀奇，惠能也曾打過神會。但在禪門中，這一作風，被證明了對於截斷弟子的意識卜度，引發學者的悟入，是非常有效的，於是普遍的應用起來。」（《中國禪宗史》，頁 410-411）

[177]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0 下。

[178] 參胡適編，《神會和尚遺集》（臺北：胡適紀念館，1970 年），頁 2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未能斷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179]

文益說：

然雖理在頓明，事須漸證。[180]

這都是悟後，從實際理地、本地風光，真誠、真實自說一段心地真相吧，極為珍貴、難得！《楞伽經》本揭示此「頓悟漸修」理，[181] 不過，禪門有所謂「道不用修，但莫污染」，[182] 悟後，或有煩惱，但莫染著，當體照破，安住佛性，即是修，不另起心修道！主張此一修道論的祖師，即性是修，或遂不甚強調此一修習歷程了吧！

（八）學人學習成效

學人學習成效如何？一「僧」、一「參頭」，方會曾肯定為「作家」、[183]「具眼」者；[184]「楊岐提刑」，方會亦讚為「是我家

[179] 北宋．道原，《景德傳燈錄》，頁 264 下。

[180] 五代．法眼文益，《宗門十規論》，《卍續藏經》冊 110，第 1226 號，頁 877。

[181] 《楞伽經》說「頓悟」，如：「譬如明鏡，頓現一切無相色像，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頓現無相、無有所有清淨境界。」說「漸修」，如：「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為頓為漸耶？自心現流者，謂八識自心現行流注煩惱，亦謂之自心現過患習氣，大慧，為此請淨除之法，為頓耶？為漸耶？佛告大慧：漸淨非頓。」（參明．宗泐、如玘同註，《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註解》，《大正藏》冊 39，第 1789 號，頁 358 上 - 中）

[182] 此馬祖語，他說：「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北宋．道原，《景德傳燈錄》，頁 440 上）

[183] 《語錄》卷 1：「僧問：埋兵掉鬪即不問，今日當場事若何？師云：楊岐入界來，未曾逢見者作家。僧以手劃一劃，師云：分身兩處看。」（頁 641 上）

[184] 《語錄》卷 1：「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云：參頭上座，喚者箇作什麼？僧云：坐具。師云：真箇那？僧云：是。師云：喚作什麼？僧云：坐具。師顧視左右云：參頭却具眼。」（頁 642 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裏人」。[185]

大多數學人，方會不肯認之，[186] 批判他們是「念言語漢」、[187]「者（這）漆桶也亂做」、[188]「不直半分錢」！[189]

方會往往要求學人出來自說悟境，[190] 如：

> 師云：「更有問話者麼？試出眾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爾諸人手裏，一任橫拕[191]倒拽[192]！為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眾決擇[193]，莫背地裏，似水底捺葫蘆相似。當眾引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194]

學人反應如何？竟多不能回應，他只好說「楊岐失利」了！[195] 少

---

185 《語錄》卷 1：「楊岈提刑山下過，師出接，……師云：請入院燒香。楊云：却待回來。師乃獻茶信，楊云：者箇却不消得，有甚乾噪噪底禪，希見示些子。師指茶信云：者箇尚自不要，豈況乾噪噪底禪？楊擬議，師乃有頌：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為指迷源，殺人無數。楊云：和尚，為什麼就身打劫？師云：元來却是我家裏人。楊大笑，師云：山僧罪過。」（頁 642 上）

186 相關資料約共 15 則，僅舉 3 則為例。

187 《語錄》卷 1：「進云：知底事作麼生？師云：雲生嶺上。進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云：念言語漢！」（頁 640 下）

188 《語錄》卷 1：「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第二座擬議，師打一掌云：者漆桶也亂做。」（頁 642 中）

189 《語錄》卷 1：「道吾供養主駐書至。師問：春雨霖霖無暫息，不觸波瀾試道看。主云：適來已通信了。師云：者箇是道吾底，那箇是化主底？主指云：春雨霖霖。師撫掌大笑云：不直半分錢。」（頁 642 下）

190 相關資料約 5 則，舉 1 則為例。

191 「拕」，ㄊㄨㄛˊ，曳（牽引）也。參康熙字典網站：http://tool.httpcn.com/kangxi/，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2 日。（以下皆同，不再重複列出網址）

192 「拽」，ㄓㄨㄞˋ，拖拉。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193 「决擇」，應為「抉擇」。

194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頁 640 上。

195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數能做回應，方會仍斥為「敗將」！[196]

禪悟，畢竟，太過玄密深難了吧！其實，為我、法執，太過堅固，不易衝破！方會仍鼓勵學人應「將勤補拙」，[197] 不過，偶爾，他亦自嘆：「未曾逢著箇知音」，[198]「年老轉心孤」了呢！[199]

二、「後代禪典燈史」中之方會禪學思想

6 種「後代禪典燈史」：《建中錄》、《禪寶傳》、《叢林盛事》、《嘉泰錄》、《續古尊要》、《後錄》中，尚有關於方會禪學思想的材料，約共 46 則。[200]

其中 41 則資料，展示 6 種方會禪學內涵：「佛道不可說」、[201]「即心是佛」、[202]「破執顯道」、[203]「性在作用」、[204]

---

196 《語錄》卷 1：「石霜供養主至，……主云：噓。師云：只者箇，別更有在？主無語。師云：敗將不斬。」（頁 642 下）

197 《語錄》卷 1：「上堂，擲下拄杖，云：釋迦老子著趺，偷笑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參！」（頁 641 下）

198 《語錄》卷 1：「卓禪床一下云：山河大地，塞却諸人眼睛，有不受人謾底，出眾道看！良久云：玉笛橫吹動天地，未曾逢著箇知音，參。」（頁 641 中）

199 《語錄》卷 1：「上堂：春雨普潤，一滴滴不落別處。拈拄杖卓一下云：會麼？九年空面壁，年老轉心孤。」（頁 641 中）

200 6 種「後代禪典燈史」，搜方會思想新材料，《建中錄》有 2 則、《禪寶傳》5 則、《叢林盛事》1 則、《嘉泰錄》7 則、《續古尊要》17 則、《後錄》14 則，一共 46 則。

201 相關資料約 4 則，僅舉一則為例：「師乃云：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南宋．晦堂師明，《續古尊宿語要》，頁 940 上）

202 相關資料約 2 則，僅舉一則為例：「良久云：百千諸佛，天下老和尚出世，皆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後錄》卷 1，《大正藏》冊 47，第 1994 號，頁 646 中）

203 相關資料約 7 則，僅舉一則為例：「楊岐一訣，凡聖路絕，無端維摩，特地饒舌。」（南宋．晦堂師明，《續古尊宿語要》，頁 940 下）

204 相關資料約 2 則，僅舉一則為例：「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南宋．晦堂師明，《續古尊宿語要》，頁 940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即物顯道」、[205]「勘驗學人」。[206]他們與一手文獻《語錄》中方會禪內涵一致，可併入《語錄》中之方會禪學思想。

此外，尚有 5 則新資料，展示 1 種方會新禪風、2 種對方會禪之判比，略說明如下。

（一）「直說心法雙忘空性」

這是《續古尊要》新增的一則資料：

>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拍禪牀云：山河大地，何處有了？且作麼生道得？[207]

「心」等六「根」、「法」等六「塵」、「山河大地」一切法，都是佛性明「鏡上」不實之妄「痕」，「何」曾實「有」？應將執「垢」除「盡」，契入「心法雙忘」「性」空「真」諦，佛性之「光」，就要開「始」顯「現」了！

這是直說、明說，佛道的內涵，為「心法雙忘」，或「我法雙空」了！

根據《語錄》，方會未直說佛道為空，展示佛性，或方便

---

[205] 相關資料約 17 則，僅舉一則為例：「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北宋・覺範惠洪，《禪林僧寶傳》，頁 553 上）

[206] 相關資料約 9 則，僅舉一則為例：「一日，數人新到相看，師云：陣勢既圓，作家戰將，何不出來，與雲蓋相見？僧打一坐具。師云：作家師僧！僧又打一坐具。師云：一坐具、兩坐具，又作麼生？僧擬議，師乃背面立，僧又打一坐具。師云：你道，雲蓋話頭，在甚麼處？僧云：在這裏！師云：三十年後，自悟去在，雲蓋在上座手裏，且坐喫茶。」（南宋・晦堂師明，《續古尊宿語要》，頁 941 下）

[207] 南宋・晦堂師明，《續古尊宿語要》，頁 940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即心是佛」，或藉「舉手投足」、「萬物」、「矛盾語」、「無義語」指示！

他特重「破執」，破執盡淨，即證空，但這是深修之自證！談空說玄，學人執文思義，成知解宗徒，他以為於悟道無益吧！

應如何看待這則資料呢？若此則資料為真，可令方會禪學說理，更加顯豁完備！只是，他確實與《語錄》中，不重說破，重破執，重展示機用的楊岐宗風，不甚相類呢！

（二）判楊岐禪近雲門、南院

這是《禪寶傳》提出的兩則新觀點，如下：

> 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繩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其提綱振領，大類雲門。[208]

又：

> 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其僧無對。會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會曰：「彼此相鈍置」。其驗勘鋒機，又類南院。[209]

這是說，方會「拈」「拄杖」示道的禪法，深徹直截，動人心魄，如此「提綱振領」，其禪風「大類雲門（文偃）」。而他喜歡「驗勘」學人，「鋒機」往來，「又類南院（顒）」。

---

[208] 北宋．覺範惠洪，《禪林僧寶傳》，頁 553 上。
[209] 北宋．覺範惠洪，《禪林僧寶傳》，頁 553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樣說，大略不錯的。

雲門喜拈拄杖示道，手段凌厲威猛，如說：「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柱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你還會嗎？」[210] 他亦特重破執，絕無直說，「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你頭上也」，「早落第二機也」！[211] 方會禪風，確與他相近！方會藉「矛盾語」、「無義語」顯道，更是雲門禪的直承了！

南院（顒），為宋代臨濟宗初祖風穴延沼之師，喜勘驗學人；[212] 方會接人，亦重此一方便！

不過，楊岐禪，並非僅近雲門、南院爾！

方會說「即心是佛」，這是對達摩以來如來藏禪的回歸；指示「性在作用」，為一脈（洪州）臨濟禪直承；「即物指道」，兼承石頭、洪州；說「悟後尚有習氣」，近《楞伽經》「頓悟漸修」理；乃至他曾「打一圓相」，竟也可見溈仰宗的蹤影了呢！[213]

方會禪，實兼古如來藏學、《楞伽》、石頭、洪州、雲門、臨濟、溈仰、南院諸禪風，而得其大成了吧！[214]

---

[210] 五代・雲門文偃，《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卷 1，《大正藏》冊 47，第 1998 號，頁 550 上。

[211] 五代・雲門文偃，《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卷 1，頁 546 中 -547 上。

[212] 南院勘驗學人的公案，如：「師問僧：『近離甚處』？云：『長水。』師云：『東流西流？』僧云：『總不恁麼。』師云：『作麼生？』僧便珍重，師便打。」（南宋・釋悟明，《聯燈會要》，《卍續藏經》冊 136，第 1557 號，頁 613）

[213] 以圓相示道，仰山開創此禪法，如：「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作圓相，圓相書佛字對。」（五代・靜、筠二僧，《祖堂集》卷十八，頁 346 中）

[214] 韓溥說方會禪：「提綱振領，有類似雲門宗文偃的『涵蓋乾坤』」；「時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比較楊岐禪與黃龍禪

關於楊岐禪與黃龍禪，《禪寶傳》進行了比較：

> 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為積翠南，一為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物而鬻[215]之。遺簪墮珥[216]，隨所捺[217]焉，駸駸[218]未流，冒其氏者，未可以一二數也。會乃如玉人之治璠璵[219]，琥珙[220]廢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蓋碧落碑無贋[221]本也。[222]

《禪寶傳》作者覺範惠洪（1071-1128），為慧南再傳弟子（慧南——真淨克文——惠洪），他當時所見的楊岐宗與黃龍宗，情況是：

黃龍慧「南」的禪，就像坐在「四」通八「達」的「衢」道上，「鬻」售千奇「百」「怪」的「珍」品，「簪」子、「珥」環，任人「捺（觸）」取，廣施方便，略欠精嚴。後世「末流」子孫，魚目混珠，「冒」為真品者，豈止「一二」人！而楊岐方

圓相示之」，「融合著溈仰宗師惠寂的仰山門風」；「機緣語句，亦有似雲門和法眼」；「機鋒兼具百丈懷海和黃蘗希運之長，雙得馬祖道一之大機大用。」（參韓溥，《江西佛教史》〔北京：光明日報，1995 年〕，頁 338）這樣的評價，也是很恰當的。

215 「鬻」，ㄩˋ，賣也。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216 「珥」，ㄦˇ，用珠玉作成的耳環。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217 「捺」，音ㄊㄨㄛˊ，觸也。康熙字典網站。

218 「駸駸」，ㄑㄧㄣ ㄑㄧㄣ，比喻時間過得很快。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219 「璠璵」，ㄈㄢˊ ㄩˊ，一種產於魯國的美玉。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220 「琥珙」，ㄨˇ ㄈㄨ，亦作「武夫」，石似玉也。參康熙字典網站。

221 「贋」，應為「贗」之誤，ㄧㄢˋ，僞物。參康熙字典網站。

222 北宋．覺範惠洪，《禪林僧寶傳》，頁 566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的禪，好比「玉人」精治「璠璵」美玉，「琥珀」劣石，排除「廢」置。是以「其子孫」，「皆光明照人」，能「克」紹「家」風，無「贗」品假貨也！

黃龍禪，有「直說」的禪風，廣施方便，頗老婆心切。[223] 楊岐禪，不「直說」佛道，唯重教破執，禪風嚴峻。一寬一嚴，一慈一厲，才二世，豈料子孫已展示優劣之差異了。

事實上，起初，黃龍禪強盛於楊岐禪的。

方會與慧南，皆慈明之高足，方會略長，為師兄，他兩人之生卒、悟道、開法年代，可略作成下表展示之：

表四：方會、慧南生平（卒）年代對照表

	996	1002	1015	1020	1033	1036	1037	1049	1066	1069
方會大事記	1 歲，出生	7 歲	20 歲，出家	25 歲	38 歲，悟道	41 歲	42 歲	54 歲，住雲蓋山、過世。		

[223] 黃龍禪，為直說「一切法空」的「如來藏學」，教法較顯豁平易。如說：「汝等諸人，各有自家寶藏，為什麼不得其用。」這是指示「如來藏學」。又如說：「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須依二空理，當證法王身。且道，何名二空理？人空、法空、內空、外空、凡空、聖空，一切法空。二空之理，總為諸人說了也。」這是直說「一切法空」。（《黃龍慧南禪師語錄》卷 1，《大正藏》冊 47，第 1993 號，頁 634 上 -639 上）他又廣施方便，自說接人態度是：「譬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于九困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可知其接眾，隨圓就方，用盡一切方便，極為老婆心切。（《禪林僧寶傳》卷 22，頁 527 下）又如他說：「千般說，萬般論，只要教君早回去。」都是老婆心切之展示。（《續古尊宿語要》卷 1，頁 857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996	1002	1015	1020	1033	1036	1037	1049	1066	1069
慧南大事記		1 歲，出生	14 歲	19 歲，出家	32 歲	35 歲，悟道	36 歲，遊方保任，後任同安住持。	48 歲	65 歲，從積翠遷黃龍。	68 歲，過世

根據上表，可知兩人年紀相差 6 歲，方會於 1033 年悟道，3 年後，1036 年，慧南悟道，而後，兩人同時揚宗宏教！方會開法 16 年後，過世；慧南則還繼續演教 20 年，共開法 32 年。

起初，慧南影響力，大於方會的！根據《嘉泰普燈錄》，慧南會下，得法者「七十有九人」，[224] 真是興盛極了！

不過，慧南晚年，曾悶悶不樂，人問其故，他說：「我見慈明時，座下雖眾不多，然皆堂堂龍象。今例寒酸，不上人眼，佛法盛衰，自今日始也。」[225] 他廣施方便，教法寬慈，會眾多，難免良莠不齊，已預見一種衰敗的跡象了吧！

事實上是，黃龍宗竟快速衰微了，稍晚的《叢林盛事》說：

> 初，黃龍之道大振，子孫世之，皆班班不減馬大師之數，自真淨四傳，而至塗毒。楊岐再世而得老演，演居海會，乃得南堂三佛以大其門戶，故今天下多楊岐之派。[226]

自慧南弟子「真淨」（克文）下「傳」第「四」世，至「塗毒」

[224] 南宋．雷庵正，《嘉泰普燈錄》，頁 66 下。
[225] 北宋．覺範惠洪，《禪林僧寶傳》，頁 541 下。
[226] 宋．道融，《叢林盛事》，《卍續藏經》冊 148，第 1611 號，頁 90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禪師，「黃龍」道法衰微！「楊岐」宗，「再」傳「得」五祖法「演」，其下得圓悟克勤等「三佛」，卻「門戶」大開了！

後續的發展是：黃龍宗，自塗毒以後，在中國，竟絕其嗣（道法傳進日本，得到較大發展）！楊岐會下「三佛」，再傳虎丘、大慧宗杲等人，興盛不已，今之中國，臨濟一脈，全賴楊岐傳宗呢！

一宗派可否久大傳續，開宗者教法特色，起著關鍵影響的作用、力量！不過，傳宗需依賴卓絕優異之子孫，可遇不可求，這又難免有些運氣、機運的因素了。

伍、結論

以上，對方會文獻、生平、禪學思想進行探究，略可知：

第一，方會文獻約共 27 種：2 種「一手文獻」、25 種「後代禪典燈史」。13 種「後代禪典燈史」，歷代仍不斷增添新資料的，他們編蒐方會材料的方式：參引前「禪典燈史」、「一手文獻」中若干資料，再增收新資料。

新增資料，或異於「一手文獻」（如《禪寶傳》說方會在筠州九峯山出家），或據「一手文獻」之改寫（如《禪林寶訓》衲子希修陋寺故事），這都必須根據「一手文獻」進行勘誤，避免誤用。

全新之資料，則可參引之，作為對「一手文獻」之補遺，遂可對方會生平、禪學面貌，得到一較完備的理解、掌握了。

第二，關於方會生平，根據一手文獻《語錄》，我們可知其人生 3 階段之信史：「出家、參學於慈明楚圓」、「初開法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袁州楊岐山之普通禪院」、「次開法於潭州雲蓋山之海會寺與過世」。再根據 9 種「後代禪典燈史」，他出家前、參學慈明、開悟、傳禪、得法子、過世時間，乃至長相等，可再得一增補的理解了。

大略，996 年，他出生於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市），俗姓冷，自幼警敏滑稽，不喜讀書，因罪逃家。20 歲，於潭州瀏陽道吾山（今湖南瀏陽縣北）出家。

後參學於慈明楚圓，慈明先後開法於南原寺、道吾山、石霜山，方會任寺主、監院，協助其法務，能安樂勤苦，頗有幹才！

1033 年，38 歲，方會悟道！遂離開慈明，在筠州九峯山（今江西高安縣）受住持任命，而後開法於袁州楊岐山（今江西萍鄉市）普通禪院，生活清苦，得一嗣法弟子保寧仁勇。

13 年後，1046 年，51 歲，轉至潭州雲蓋山（今湖南長沙市）海會寺弘法，法緣興盛，與政界、教界，交遊頻繁。1049 年，嗣法弟子白雲守端悟道，方會以臨濟法脈付之，不久即過世，年五十四。

方會，警敏滑稽，有幹才，能處事，善任人，非書生一流！他個性如是，得法後，禪風猛烈、機用自由，或亦受天性指使吧！其一生行遊，則江西、湖南兩地而已。

第三，方會禪學，根據一手文獻《語錄》，可知略具 8 點義涵：「不重直說的禪風」、「說即心是佛的如來藏禪」、「破執顯道」、「即舉手投足顯道」、「即物指道」、「藉矛盾語、無義語顯道」、「悟後尚有習氣」、「勘驗學人學習成效」。再根據 6 種「後代禪典燈史」，還可得到「直說心法雙忘空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判楊岐禪近雲門、南院」、「比較楊岐禪與黃龍禪」等 3 點增補說明。

方會禪，兼具：古如來藏學（說「即心是佛」）、《楞伽》（說「悟後尚有習氣」）、石頭宗（「即物指道」）、洪州（臨濟）宗（「即舉手投足顯道」）、溈仰宗（「打一圓相」）、雲門宗（「藉矛盾語、無義語顯道」）、南院禪（「喜勘驗學人」）諸內涵，而得其大成！

他尤重教「破執」、不「直說」，遂令其禪風精嚴峻烈、動人心魄！

在後代的發展中，楊岐禪，勝過了黃龍禪（較老婆寬慈）。黃龍宗五傳而絕其嗣，在中國，楊岐宗，竟成為臨濟法脈唯一的傳宗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原典

《大正藏》，臺北：新文豐，1983 年；《卍續藏經》，臺北：新文豐，1993-1994 年；《高麗藏》，臺北：新文豐，1982 年；《卍正藏經》，臺北：新文豐，1980 年。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大正藏》冊 16，第 670 號。

南北朝．達摩，《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卍續藏經》冊 110，第 1217 號。

唐．惠能，《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大正藏》冊 48，第 2007 號。

五代．雲門文偃，《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卷 1，《大正藏》冊 47，第 1998 號。

五代．法眼文益，《宗門十規論》，《卍續藏經》冊 110，第 1226 號。

五代．靜、筠二僧，《祖堂集》，《高麗藏》冊 45。

北宋．善昭，《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第 1992 號。

北宋．道原，《景德傳燈錄》，《大正藏》冊 51，第 2076 號。

北宋．李遵勗，《天聖廣燈錄》，《卍續藏經》冊 135，第 1553 號。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語錄》，《大正藏》冊 47，第 1994 號。

北宋．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和尚後錄》，《大正藏》冊 47，第 1994 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宋．白雲守端，《白雲守端禪師廣錄》，《卍續藏經》冊 69，第 1352 號。
北宋．睦庵善卿，《祖庭事苑》，《卍續藏經》冊 113，第 1261 號。
北宋．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卍續藏經》冊 136，第 1556 號。
北宋．覺範惠洪，《林間錄》，《卍續藏經》冊 148，第 1624 號。
——，《禪林僧寶傳》，《卍續藏經》冊 137，第 1560 號。
南宋．惠泉，《黃龍慧南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第 1993 號。
南宋．道融，《叢林盛事》，《卍續藏經》冊 148，第 1611 號。
南宋．古林清茂，《宗門統要續集》，《卍正藏經》冊 59。
南宋．守賾，《古尊宿語錄目錄》，《卍續藏經》冊 119，第 1314 號。
南宋．守賾，《古尊宿語錄》，《卍續藏經》冊 118，第 1315 號。
南宋．淨善，《禪林寶訓》，《大正藏》冊 48，第 2022 號。
南宋．惟勉，《叢林校定清規總要》，《卍續藏經》冊 112，第 1249 號。
南宋．釋悟明，《聯燈會要》，《卍續藏經》冊 136，第 1557 號。
南宋．雷庵正，《嘉泰普燈錄》，《卍續藏經》冊 137，第 1559 號。
南宋．寶曇，《大光明藏》，《卍續藏經》冊 137，第 1563 號。
南宋．晦堂師明，《續古尊宿語要》，《卍續藏經》冊 118-119，第 1318 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宋・大川普濟，《五燈會元》，《卍續藏經》冊 138，第 1565 號。
南宋・東晙，《黃龍慧南禪師語錄續補》，《大正藏》冊 47，第 1993 號。
南宋・希叟紹曇，《五家正宗贊》，《卍續藏經》冊 135，第 1554 號。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大正藏》冊 49，第 2036 號。
元・寶洲岸公，《釋氏稽古略》，《大正藏》冊 49，第 2037 號。
明・圓極居頂，《續傳燈錄》，《大正藏》冊 51，第 2077 號。
明・瞿汝稷，《指月錄》，《卍續藏經》冊 143，第 1578 號。
明・郭凝之，《教外別傳》，《卍續藏經》冊 144，第 1580 號。
明・朱時恩，《居士分燈錄》，《卍續藏經》冊 147，第 1607 號。
明・宗泐、如玘同註，《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註解》，《大正藏》冊 39，第 1789 號。
清・費隱通容、百癡願公，《五燈嚴統》，《卍續藏經》冊 139，第 1568 號。
清・靈巖弘儲，《南嶽單傳記》，《卍續藏經》冊 146，第 1596 號。
清・紀蔭，《宗統編年》，《卍續藏經》冊 147，第 1600 號。
清・超永，《五燈全書》，《卍續藏經》冊 140，第 1571 號。
清・雍正，《御選語錄》，《卍續藏經》冊 119，第 1319 號。

二、專書（依作者姓氏筆劃簡繁排序）

印順，《中國禪宗史》，臺北：正聞，1992 年。
印順，《如來藏之研究》，臺北：正聞，1986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禪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 年。
李淼，《中國禪宗大全》，高雄：麗文，1994 年。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1995 年。
孤峰智璨撰，釋印海譯，《中印禪宗史》，臺北：慧日講堂，1972 年。
忽滑谷快天撰，朱謙之譯，《中國禪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阿部肇一撰，關世謙譯，《中國禪宗史》，臺北：東大，1991 年。
胡適編，《神會和尚遺集》，臺北：胡適紀念館，1970 年。
高崎直道等著，李世傑譯，《如來藏思想》，臺北縣中和市：華宇，1986 年。
張國一，《唐代禪宗心性思想》，臺北：法鼓文化，2004 年。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中國歷史地名辭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 年。
會性法師，《大藏會閱》，臺北：天華書局，1978-1979 年。
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
褚柏思，《中國禪宗史話》，臺北：新文豐，1996 年。
劉果宗，《禪宗思想史概說》，臺北：文津，2001 年。
劉長東，《宋代佛教政策論稿》，成都：巴蜀書社，2005 年。
潘桂明，《中國禪宗思想歷程》，北京：今日中國，1992 年。
韓溥，《江西佛教史》，北京：光明日報，1995 年。
顧吉辰，《宋代佛教史稿》，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
顧俊，《中國文化史工具書》，臺北：木鐸，1987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論文（依作者姓氏筆劃簡繁排序）

黃鑒齋，〈論黃龍慧南〉，收入賴永海、薛正興主編，《禪學研究》第三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56-77。

溫玉成，〈碑刻資料對佛教史的幾點重要補正〉，《中原文物》1985 特刊，1985 年 3 月，頁 206-215。

溫玉成、楊順興，〈讀風穴寺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中原文物》1984 第 1 期，1984 年 2 月，頁 35-38、41。

韓溥，〈楊岐宗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古今藝文》第 29 卷第 2 期，2003 年 2 月，頁 74-78。

四、網路資料

佛光大字典網站，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2 日。

康熙字典網站：http://tool.httpcn.com/kangxi/。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2 日。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gOFpQj&o=e0&sec=sec1&index=1。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2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Study of Master Yangqi Fanghuei's Life and Zen

Chang, Kuo I *

Abstract

Yangqi Fanghuei was the founder of Yangqi Faction and enjoyed remarkable reputation with prominent status in the Chinese Zen School history. In general, regardless of dissertations or journal papers, the academia has not placed enough emphasis on Yangqi Fanghuei. In several contemporary Zeng-related publications, although touching on the introduction to Fanghuei,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still remains to be explored. Moreover, the lack of an intensive comprehens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nevitably results in a limited, biased and mistaken research outcome. This study undertakes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Fanghuei archives—a total of 27 pieces, inclusive of 2 pieces of primary manuscripts and 25 pieces of Zendeng documentations subsequently. In this study,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above materials, with an aim at revealing a more complete and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to Fanghuei's lifetime as well as his influences. A dissection of Fanghuei's life spans involving early ordinary living, religious entry, scholastic participation, philosophic realization, truth advocacy and decease, was presented. In addition, 8 principles extracted from his thoughts are generalized in this article.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letheia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eanwhile, this study carefully proofread the literature, and indicated some negligence in the Zendeng documentations, which might be modified afterward based on the primary literature sources. This also presents another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the study.

Keywords: Yangqi Fanghuei, Linji School, The Mind itself is the Buddha, Things disclose Tao, Five Houses and Seven School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